

试论《寓意草》的学术特点^{*}

★ 张琳叶 焦振廉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 西安 710003)

摘要:《寓意草》为喻嘉言所撰医案专著,初刊于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寓意草》促进了中医医案的格式化与规范化,促进了中医病机理论基础的细致化与病变机制的形态化,加强了中医医案的说理性与可读性,并反映了中国医学与民族思想文化的相通性和共生性。

关键词:寓意草;学术特点;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Discussion on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 of *Yuyicao*

ZHANG Lin-ye, JIAO Zhen-lian

Shanxi Province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 710003

Abstract: *Yuyicao* is specialized publication of medical case which be written by Yu jia-yan. The beginning copy was published in Ming Dynasty(1643), *Yuyicao* promoted the format and norm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se, promoted the delicacy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hology and the form of the pathologically changes, strengthen the reasonable and readability of medical case, and reflect the universality and coexis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races culture.

Key Words: *Yuyicao*; Academic Features; Traditional Culture

《寓意草》,不分卷,喻嘉言撰。喻嘉言,名昌,号西昌老人,新建(今属江西)人,明末清初医家。幼擅文辞,性格不羁。明·崇祯间曾以副榜贡生入都,不见纳。后返江西,曾削发为僧,不久蓄发还俗,游于江南。清·顺治间,以医术驰誉江南。晚年潜心著述,开堂讲授医学,所著有《寓意草》、《尚论篇》、《医门法律》,合刊为《喻氏三书》,另有《伤寒挟疑》、《生民切要》(后者未见)等。

《寓意草》为医案专著,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由胡贞臣资助刊行。《清史稿》称其“所载治验,反覆推论,务阐审证用药之所以然,异于诸家医案但泛言某病用某药愈者,并为世所取法”^[1],可见确与其他医案之书不同。本文仅就其学术特点略述一二管见,并就正于同道。

1 旁征博引,进退于经典而融会贯通

喻昌强调“先议病后用药”,并且与门人定“议病式”。喻昌认为:“故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药者,所以胜病者也。识病则千百药中任举一二种,用之且通神,不识病则歧多而用眩。凡药皆可伤人,况于性最偏驳者乎?”^[2]议病时,他善能旁征博引,进退于《素问》、《伤寒论》等书而融会贯通,表现出对经典文献的高度娴熟与深刻理解。如“辨黄长入伤寒疑难危症治验并详海门人”案中对《伤寒论》条文的理解与辨析:

“且仲景明言: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后复发热三日,与厥相应,则病旦暮愈。又云: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明明以热之日数定厥之痊期也。又云:厥多热少则病进,热多厥少则病退;厥愈而热过久者,必便脓血

发痛;厥应下而反汗之,必口伤烂赤;先厥后热,利必自止;见厥复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为痹;厥而能食,恐为除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类,无非热深发厥之旨,原未论及于阴厥也。至于阳分之病而妄汗妄吐妄下,以至势极,如汗多亡阳,吐利烦躁,四肢逆冷者,皆因用药差误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汤挽之,则阳不能回,亦原不为阴症立方也。盖伤寒才一发热发渴,定然阴分先亏,以其误治,阳分比阴分更亏,不得已从权用辛热先救其阳,与纯阴无阳,阴盛格阳之症相去天渊。后人不窥制方之意,见有成法,转相效尤,不知治阴症以救阳为主,治伤寒以救阴为主。伤寒纵有阳虚当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阴分可受阳药者,方可回阳。若面黯舌黑,身如枯柴,一团邪火内燔者,则阴已先尽,何阳可回耶?故见厥除热,存津液元气于什一,已失之晚,况敢助阳劫阴乎?”^[2]¹¹

这类将临床实例与经典理论结合而论的“议病”内容,在《寓意草》中占了很多篇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寓意草》“较各家医案但泛言某病用某药者,亦极有发明,足资开悟焉”^[3],的确是中肯之言。

2 析微阐奥,依据于病机而多所发明

宋代许叔微“患饮癖三十年……自揣必有癖穴,如水之有窠臼,不盈科不行”,认为痰在体中能形成“窠囊”,“窠囊”盈满而后流溢为患。喻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与阐说,使之更加成熟并具有理论性和临床指导价值。喻昌说:“痰饮小患尚有科臼,岂胀满大病反无科臼乎?”^[2]⁵⁰将“窠囊说”推广到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从病机角度看,“窠囊说”

^{*} 陕西省中医管理局医史文献重点学科工作项目(陕西中医发[2006]37号)

的出现无疑是一个进步,至少对于体中病变具有了定位的意识。在“论浦君艺喘病症治之法”案中,喻昌说:“然浊气既随火而升,亦可随火而降,乃凝神入气以静调之。火降而气不降者何耶?则以浊气虽居于下,而肺中之窠囊,实其新造之区,可以侨寓其中,转使清气逼处不安,亦若为乱者然,如寇贼依山傍险,蟠据一方,此方之民势必扰乱而从寇也……至于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于房中,如莲实之嵌于蓬内,生长则易,剥落则难,繇其外窄中宽,任行驱导涤涌之药,徒伤他脏,此实闭拒而不纳耳。”^{[2]32}所谓“肺中之窠囊,实其新造之区,可以侨寓其中”,显然已隐约有“病灶”的概念,而“任行驱导涤涌之药,徒伤他脏,此实闭拒而不纳耳”,正是痰浊之病不易治愈的主要原因。至于“窠囊”之痰的治疗,喻昌说:“必先去胃中之痰,而不呕不触,俾胃经之气不急奔于络,转虚其胃,以听络中之气返还于胃,逐渐以药开导其囊,而涤去其痰,则自愈矣。”^{[2]37}“不呕不触”即不峻行攻法,而是先行调理之法。这一方案较单纯化痰、祛痰更具有整体观念,也更加有效。实际上,喻昌于病机分析创见甚多,“窠囊说”仅其一而已。

3 用典引喻,执着乎医理而效象形容

在表达方式上,《寓意草》较多地应用了典故以及比喻的表达方式,既加强了说理性,也增添了可读性。在“论浦君艺喘病症治之法”案中,喻昌认为“肺叶之外,膜原之间,顽痰胶结多年”,自非短期所能治愈的。以病机言之,“顽痰胶结多年”已是机体中长期的事实,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病理上的“和谐”,而要打破“和谐”,必当经过一番渐进的重建过程,所以才“如树之有萝,如屋之有游,如石之有苔,附托相安,仓卒有难于铲伐者”。萝是女萝,一种攀附乔木而生的植物。《诗经·小雅·頍弁》中有“莛与女萝,施于松柏”^{[4]481}的诗句。游是屋游,是一种长在屋瓦阴处的苔藓类植物,也叫“瓦衣”。用“树之有萝,如屋之有游,如石之有苔”来说明病变与机体实际存在着一种“附托相安”的关系,并不是可以直接“铲伐”的。由于“肺金以脾土为母,而肺中之浊痰亦以脾中之湿为母”,因此饮食成为“精华”与“败浊”的共同源泉,甚至“颠为外邪示岂弟,致使凭城凭社辈得以久遂其奸”。“岂弟”一词出自《诗经》。《诗经·小雅·蓼萧》有“既见君子,孔燕岂弟”^{[4]420}的诗句,说君子相见,愉悦而和乐,“岂弟”是和乐平易的意思。喻昌认为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似乎得到了机体的默许,乃至病邪会从机体摄取营养,看似“孔燕岂弟”一般。“凭城凭社辈”原指倚仗城墙和社庙为掩护的鼠类,形容坏人如鼠类,倚仗贵重之地为害,欲治除其患,往往有“投鼠忌器”之忧,在此处表示败浊邪气壅滞肺中,驱邪则易伤肺,以至病邪“久遂其奸”而难以祛除。据此,喻昌提出“静以驭气”即精神内守,不妄思妄念,自然体气和平,阴火不致上越,使病邪失去援手;“严以驭脾”,即用药以健运脾气,是脾气健运则水能化津而不致滋生痰浊。由此而营造“我实彼虚,我坚彼瑕”的正邪关系,最后“批瑕捣虚,迅不掩耳,不崇朝(不到一个早上的意思)而扫清秽浊”。金代张元素“养正积自除”的论断被细致化了,也形象化了。

在“金道宾后案”中,喻昌称:“诚使真阳复返其宅,而凝

然与真阴相恋,然后清明在躬,百年常保无患。”^{[2]8}《礼记·孔子闲居》有“清明在躬,气志如神”^[5]语,意为人如若清静恬淡,阴阳和谐,则“清明”之气充溢于周身,从而“气志如神”。喻昌将“清明在躬”用为正文,算是用典中的“暗用”。

在“答门人问州守钱希声先生治法”中,喻昌说:“夫大病须用大药,大药者,天时春夏,而吾心寂然秋冬是也。”^{[2]25}是说世事烦扰如春之躁动,夏之喧嚣,而我心寂然如秋之宁静,冬之周密,即清心寡欲的意思。这可归于借喻一类。

4 据德游艺,孜孜于仁爱而医人医国

喻昌“副榜贡生”出身,儒家思想对其影响是深刻的。他由儒而医,却始终不能忘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训诲。他说:“《大学》诚意之功在于格致,而其辨尤严于欺嫌之两途。”^{[2]5}《大学》为四书之一,元明以后影响极大,在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中,诚意被认为是最基本的条目。行医治病,必当基于“诚意”,而后可以格物致知,终成大医。喻昌久在医林,却时时澎湃着治国、平天下的激情,他在感谢并称赞胡占臣时说:“其意欲使四方周览之士,大破成局,同心愍痛,以登斯民于寿域,而为圣天子中兴燮理之一助云。”^[17]流露出于国于民不能自己的深情。结合当时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情势,喻昌于天下苍生的悲悯情怀是可以理解的。在封建时代,医生并不具备崇高的地位,却被要求有深厚的修养,因而成就医名者出自士林的居多。这类由儒而医的“儒医”,在其思想深处多有“仁爱”的情结。中国传统思想中最核心的范畴——仁,被儒医承载和传扬。

中国传统文化有主张“和”的特征,凡事求其“和”。《周易·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6]“太和”为人所禀受于先天的冲和之气,“保合”则是保护而使其和合的意思。封建时代富贵之家为求子嗣而服药者多,甚至有因此罹患亡身的。喻昌认为能葆“太和元气”,则自有生机,通过“调琴弄瑟,考钟伐鼓”这类致力于“和”的活动,则可以使气血和谐而充盈,性情恬淡而愉悦,自然不乏子嗣。综观《寓意草》诸案,虽所论不同,但很少有单纯主张杀伐攻逐的,“调之使和”贯穿始终,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宗的理念隐含其中。

综上所述,《寓意草》主张“先议病后用药”,并“与门人定议病式”,旁征博引,进退于经典而融会贯通,析微阐奥,依据于病机而多所发明,用典引喻,执着乎医理而效象形容,据德游艺,孜孜于仁爱而医人医国,促进了中医医案的格式化与规范化,促进了中医病机理论的细致化与病变机制的形态化,加强了中医医案的说理性与可读性,并反映了中国医学与民族思想文化的相通性和共生性。

参考文献

- [1]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 868.
- [2]喻昌.寓意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6.
- [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7:1 364.
- [4]诗经[M].北京:中华书局,1980:481.
- [5]礼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1 617.
- [6]周易[M].北京:中华书局,1980:14.

(收稿日期:2007-10-16)